

爱与死



爱马

白露叢書之一

愛與死

羅曼羅蘭著

夢茵譯

上 卷

泰東圖書局發行

1929

愛 與 死

人 物

甲饒姆·岱·高叟 議會會員，六十歲。

邵妃·岱·高叟 甲饒姆之妻，三十五歲。

克勞岱·法萊 國民黨審判委員，三十歲。

萊法·賈勞蒂 公共治安委員，四十一歲。

旦歷斯·巴堯蒂 六十五歲。

浩拉賽·暴切蒂 二十五歲。

勞弟斯克·收歷周 二十五歲。

克勞歷斯·邵賽 十七歲。

克萊怕 護衛委員會代表。

惕茂萊昂 檢查幹事。

道津 檢查幹事。

庇尤德安 檢查幹事。

演於巴黎高叟之住宅，時在一七九四年三月之末。

路易十六時代式樣的客廳一所，開以大窻，屋基較花園高三層階台。

在後牆中部開一大玻璃門，往花園去，就經過這三層階台。小花園裏閃灼着陽光。在這門的正中可以看到淡紫的丁香花，和那座間隔花園和街道的邊牆。這牆不很高，小孩子爬上右角那根柱子，可從牆頭上看見街道的。圍牆上面露着的晚霞慢慢地消滅了。

客廳內：在左邊：兩個門，一個靠近臺燈，一個靠近花園，當靠近花園那門開的時候，可以看到房的後角那間臥室。介於兩門之間，在左牆的中部，有個高的大理石火爐。火爐上面，懸了否泰兒的半身像片。火爐後面，有個大鏡子。火爐左邊是路易十六時代的書案。在書案的左邊，書案和靠臺燈那間之間，環列着些矮椅子，以便閒談用的。火爐、書案，和一個中國式的圍屏遮隔了矮椅子和花園裏的視線。

在右邊：一個門朝着左牆上靠花園的那個門。當這門開着，可以看到旋轉的梯欄，梯口的一角，和降向街市的頭幾層梯階。對着火爐，一個窗戶朝街開着。在窗的左右兩邊，有兩個十八世紀的大畫像，便是代表這屋子的主人和主婦的。後者約二十歲光景，現出神道的，牧師的神情，前者像笛斗饒的樣兒，顯着室內的打扮，赤着頸項，戴着小帽，正在做事，轉向一位瞧不見的聽客。他們好像和對面火爐上微笑着

的否泰兒的半身像片成了朋侶似的。在高叟大人的畫像(靠台燈較近的那個)下面，有個大古琴，也是便於閒談用的。

這裏淺明的印像，就是慣於奢華的時髦人的精美風格，顯露艱窘，紊亂和衰敗的遺跡。紀念的火爐的空着的；只在盡頭烘着微弱的火焰。書案和桌子上蓋些碎紙，咖啡杯子也是凌亂的擺在上面。燈台上也沒有蠟燭。僅賴一枝小蠟條照映着全景。

第 一 場

(初開幕時，一小羣人——兩個少婦(邵妃和勞弟斯克,)一個少女(克勞歷斯,)一個年輕官員(浩拉賽),和一個老人(旦歷斯——互挽着手，環着丁香花蹈舞，唱着格俚忒萊的國歌，「重返天真」。)

旦歷斯·巴堯蒂(急喘着，盡力去退出蹈舞。)
可憐我吧，青年們!

克勞歷斯，勞弟斯克，浩拉賽，不，不，再繞一
圈!

(這位老人脫開了一隻手，但是那隻手還是被人攙着，回到房裏去，後面拖着一隊人，他們還是繼續唱着。他倒在靠臂椅上；當他急喘着，笑着，三個年輕人圍聚着他，唱着格俚忒萊的另一節譏刺的曲子，「爲着栽植自由之樹」。克勞歷斯唱的時候，拿一枝丁香，擺在這老人的頭上，彎曲得像冕旒似的。)

克勞歷斯，勞弟斯克·浩拉賽(唱着)

「親看着重生，

你們老人已算定數了……

細睷你們的子孫

向你們的斑頂發笑哩……」

邵妃 我的老友，我救你。來，小傻子們，讓我們喘口氣吧！跳，躍，蹈舞，再蹈舞吧！我們退出了，我們老年人……

旦歷斯 我反對！只有我是上年紀了。

邵妃 自私者！

浩拉賽，勞弟斯克 我們都反對！笑話！

邵妃 我已經走到半路了。（對旦歷斯，巴堯蒂。）你空反對。我是幫助你的呀。

旦歷斯 多麼好的運氣呀！別的話我不說了。

勞弟斯克 但是我們不讓自己解散的。你屬於我們的呀。

邵妃 （示以鬢角上一束白髮） 細看看這些白髮啊！

勞弟斯克 好證據！人人都能發現這樣多，假如他細瞅瞅。

浩拉賽 我有些，這算一個。

勞弟斯克 我也有。

克勞歷斯 我也有。

全體 （笑着） 不？

克勞歷斯 我說我有。（她示以一莖。）

邵妃 這是金黃色的。

克勞歷斯 這是白的。

浩拉賽 我們既都忍受過這五個月的艱苦，誰沒有那些呢？

勞弟斯克 五個月！叫牠雙倍吧！

克勞歷斯 叫牠三倍吧！

浩拉賽 不，讓我們祇說這一冬吧！其餘……

旦歷斯 是，最好靜默些吧。

克勞歷斯 啊！那些人都遭殃了！

勞弟斯克 好幾禮拜沒有火了！

旦歷斯 沒有木柴，沒有麵包了！

克勞歷斯 哦！像我呢，凍得每早簡直沒有勇氣起床。

勞弟斯克 我自己倒冰凍起來了。犧牲太大了啊！

浩拉賽 （有意一瞟） 那不該隨牠這樣。

旦歷斯 有一次我在白爾賽化了十六個鐘頭，從晚間七點直到早晨十一點，在寒風裏候

着分配一袋木柴和一升麵粉，這些我只得裝到小車裏面在冰上走。我曾跌倒兩次。

邵妃 你們比較喜歡那樣，餓或是冷？

勞弟斯克和斯勞歷斯 哦，冷是頂壞的！

浩拉賽 不，餓。

勞弟斯克，克勞歷克，邵妃 冷，冷，冷！

浩拉賽 餓，餓，餓！

勞弟斯克 好吃的！

克勞歷斯 哦，我甯願一千回沒有吃的——無論何時——只要能穀把我的脚暖了五分鐘。

勞弟斯克 這簡直叫我哭噢！（浩拉賽笑着。）你笑，殘忍的呀！……哦，你你，不知道哩！

浩拉賽 在摩賽萊的隊伍裏，在我睡雪上……真的，我們燒了一間小房子取暖的。

旦歷斯 裏面人怎樣呢？

浩拉賽 我們不曾細睇！

克勞歷斯 像我呢，當我常是凍得這樣時候，我一定喜歡，是的，是的，喜歡被燒掉的！

勞弟斯克 你想想他們能把你取暖的地方叫做「地獄」。

浩拉賽 我所謂「地獄」是攻擊空肚子敵人的。

勞弟斯克，克勞歷斯 不，冷是「地獄！」

浩拉賽 不，餓！

邵妃 這兩行我們都嘗試了。來，別嫉妒吧！

克勞歷斯 天呀！這是多久啊！今冬，今冬那永不會了結的啊！

邵妃 此刻是完全過去了。我們別再談吧。讓我們來晒太阳吧！

旦歷斯 這新時令的第一次好天啊……我們的快樂的朋友！約我們到你的花園來聚會是多麼美意呀！

勞弟斯克 來慶祝這春天吧，牠已經回到你那開着的丁香上了！

邵妃 我豈能單爲我自己畏着牠麼？在這些需求的時候，各人都該把他所得的幸福分享於他的朋友們。

勞弟斯克 是的，幸福稀少了！

旦歷斯 幸福？牠在我們已是個外國字了。

克勞歷斯 人多久沒有笑了！哦，我的上帝！（她突然流淚。）

邵妃 吾愛，吾愛，怎回事啊？

克勞歷斯 人有笑的權利嗎？

旦歷斯 是的，我們太遭殃了。

邵妃 （對克勞歷斯） 誠然，我說人有這權利的！吾愛，這是義務呀！

克勞歷斯 那些一切我們已經失掉了！

勞弟斯克 我的。

克勞歷斯 我的。

旦歷斯 我的。

邵妃 靜慢些！靜慢些！

浩拉賽 （對勞弟斯克） 還有那些，人正要失掉的——你不是正想着牠們嗎？

勞弟斯克 我有什麼留什麼。我不忍心去失掉牠們。否，不是那樣！

浩拉賽 那我們別再想別人吧。還是蹈舞吧！

浩拉賽 （對克勞歷斯） 你也去，小朋友。（克勞歷斯猶豫着，又注視着邵妃。）

邵妃 去，我的孩子。

浩拉賽 來，讓我們再唱歌吧！ （這三個青年到花園去又唱着歌。旦歷斯和邵妃留在客廳裏，坐在左邊，在書案裏面門之間，靠近臺燈。）

旦歷斯 各人都想着他喪掉的人了。這個想着她的未婚夫，那個想着她的丈夫，我也想着我那死掉的兒子……但於生命總是比較堅強的。

邵妃 甚至於你嗎，我的老友？（在開場時，邵妃就保持着和藹而微笑的安閒，以顯出別人的踟促神情。）

旦歷斯 甚至無我。我真羞辱。

邵妃 這不祇你一個人啦。細聽！（從花園牆的那邊聽到唱歌，提琴，笛子，手鼓，歡呼的聲音飄向街市上去。）

旦歷斯 是的，在那裏走着的歌舞隊中沒有一人，攤不着審判，犧牲，和戰爭或革命的損失的，也沒有一人不是來日憂患重似既往的。

邵妃 這便是他們所以唱的。他們就不會再想

牠了。

旦歷斯 無論怎樣他們總是想着牠的。看！（歌舞止於花園裏。）

浩拉賽 他們在那兒叫的什麼？細聽！（他們停止談話去靜聽外面賣報紙的叫聲，）

浩拉賽 （重複說着）「平等的先驅……大戰在……敵人在……」（他向着圍牆跑，爬上柱子，手臂跨着柱頂，招呼賣報的小孩子。）靜慢些！國民！謝謝你！（他拿張報回來。那兩個少婦圍聚着去看報。）

浩拉賽 從米賽到萊尼的國王的軍隊正在改編。國民軍正在猛力反攻呢。春日復燃死灰了。我得回去吧。

勞弟斯克 不，不！我不願情這樣兒！

旦歷斯 我們是什麼人去說「我願」或「我不願」？

浩拉賽 是的，民族願情這樣兒的。